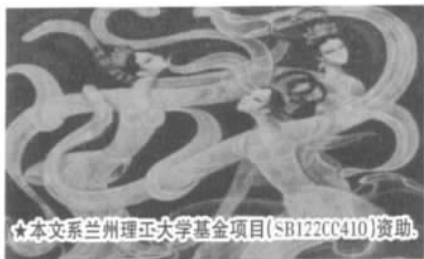


唐代的胡旋舞略谈

位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民族,即汉文古籍所称的“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昭五九姓”,以善于商业活动而著称,同时他们还“好歌舞于道”。在与中原进行商业贸易的时候,粟特人将本民族的乐舞也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进而胡舞胡乐在大唐帝国风靡一时。唐代诗人元稹在《法曲》中对于这一情景有所描述:“自从胡

□ 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解梅 陈红



★本文系兰州理工大学基金项目(SB122CC410)资助。

骑起烟空,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转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诗人王建《凉州行》中也反映了唐代西域乐舞风行的情况:“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唐代最为流行的胡舞当属由粟特民族带来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其中胡旋舞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深受唐人的喜爱,并对唐代艺坛产生了震撼和影响。本文试对胡旋舞之盛行、来源、舞具、舞服、伴奏、舞伎、舞姿做一梳理。

1.胡旋舞之盛行。唐代的社会氛围宽松、自由、积极、热烈、昂扬,人们崇尚自然豁达的审美,胡旋舞具有浓厚的西域风情——矫健、明快、活泼,与当时开放、向上的时代精神相吻合。因此,无论是身份高贵的帝王后妃,还是地位低下的庶民百姓,不仅喜欢观看胡旋舞,甚至更喜欢亲自表演胡旋舞。作为大唐天子的唐玄宗,曾在长安城大为提倡胡旋舞,他后来所做的《霓裳羽衣舞曲》中,就加入了大量的高速旋转的舞蹈技巧成分,如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中有这样的描写:“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而权倾一时的杨贵妃、安禄山二人更是善舞胡旋,白居易诗中有云“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武则天的侄孙武延秀,因善唱

突厥歌,跳胡旋舞,受到安乐公主的垂青,得以尚主^[1]。近年来在西安、太原、宁夏等地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刻有胡旋舞的图案,亦能说明当时胡旋舞流行的程度。

2.胡旋舞之来源。胡旋舞出自中亚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一带)。早在北周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周武帝宇文邕迎娶突厥可汗之女阿史那公主时,阿史那氏带来了西域各地的音乐舞蹈家,其中就有康国人。隋炀帝时曾设“九部伎”,唐太宗在隋“九部伎”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完善,形成“十部伎”,“九部伎”和“十部伎”中都有“康国伎”,而康国伎的主要内容就是胡旋舞。白居易《胡旋女》诗云:“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诗自注:“天宝末,康居国遣之。”《通典·康国乐》也记载“康国乐二人……绯袄锦袖,绿绫浑裆裤,赤皮靴,白袴,双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康国自开元以来屡次向大唐帝国进献胡旋女子,《新唐书·西域传》载“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玛瑙瓶、鸵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开元七年“五月,康国献胡旋女及豹”。胡旋舞虽出自康国,但并非康国所独有,为了讨好酷爱胡旋舞的唐玄宗,中亚其他昭武九姓国家也频频入贡胡旋舞伎,如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葡萄酒”,“七月,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开元十七年“正月,米国使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2]。

3.胡旋舞之舞具。所谓舞具是指用于表现一定的舞蹈内容、情节、气氛,并与舞蹈动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具。米国“开元时,献璧、舞筵、狮子、胡旋女”^[3],说明胡旋舞在表演时还配有专门的舞具——“舞筵”。《新唐书·礼乐志》载:“胡旋舞,舞者立于毯上”,当代学者据考古资料,认为“毯”应为“筵”之误^[4],胡旋舞在表演时是有舞毯的。唐人段安节著《乐府杂录》“俳优”条记载得更为清楚:“舞有骨鹿舞,胡旋,俱于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挪,两足终不离于毯上,其妙若皆夷舞也”,可知胡旋舞是“俱于一小圆毯子上舞”,此种小圆毯子形制今天可见于敦煌莫高窟壁画。除舞毯之外,舞伎还要手执长巾,以便突出胡旋舞在舞动时的动感,元稹在描述胡旋舞时写道“虹晕轻巾掣流电”,胡旋舞伎在旋转时手中所持彩色轻巾舞动犹如闪电飞流而过。1985年6月,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窖子梁发掘的唐墓中,出土了两扇雕有胡旋舞的石刻墓门。门正面凿磨光滑,各雕舞伎一人。画面所呈现出的舞姿造型正是当

时盛行于世的胡旋舞,舞伎则手举长巾、旋身扬臂舞蹈于一圆形毯上^[5]。胡旋舞的具体形象,还在敦煌莫高窟得以保存,从壁画中可以看出,跳胡旋舞的舞伎们都舞于一小圆毯之上,并且手握长巾,从壁画反映的其长巾飞扬的状态来看,有鲜明的旋转动作,从而动感极强,是胡旋舞之形象写照。

4.胡旋舞之舞服。胡旋舞伎所穿舞服,《通典·康国乐》中载“绯袄,锦袖,绿绫浑裆,赤皮靴,白帟”。短袄、浑裆、皮靴皆是胡服,《旧唐书·音乐志》载:“康国伎……舞者二人,二人之服皆从其国。”可以想见胡旋舞之舞服保持着西域康国的本土特色,上身着粉红的窄袖短袄,下身穿绿色绫罗浑裆裤,脚踏赤色皮靴,显然,这身装扮明艳简洁,很适合进行大幅度旋转动作。元稹诗云“骊珠进珥逐飞星”,舞伎们还戴着戒指、镯子、耳环等各种饰物,服饰搭配色彩艳丽,能够突出胡旋舞华丽夺目的舞台效果。

5.胡旋舞之舞姿。关于胡旋舞之舞姿特点,白居易《胡旋女》诗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元稹《胡旋女》诗:“胡旋之意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进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吸笄波海,回风乱舞当空散。”这两首诗可谓是对胡旋舞表演动作技巧最精彩的描绘。《新唐书·五行志二》中也有记载:“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转便捷为巧,时又尚之”,所以胡旋舞又被称之为“左旋右旋之舞”,其舞蹈动作应该是胡旋舞伎立于一小圆毯之上,两足始终不离舞毯,作连续左旋右转动作,而且要“旋转如风”,也就是旋转速度要快,“虹晕轻巾掣流电”,是说当舞伎慢转时如潜鲸逐波,急转时如霰雪流电,“奔车轮缓旋风迟”,是说舞伎在旋转时甚至是高速奔驰的车轮都比不上其速度,虽有夸张,但都能形象地说明胡旋舞旋转速度之快。总而言之,胡旋舞的特点应该是舞者作各种快速的旋转动作,如善舞胡旋的安禄山虽“腹垂过膝”,走路时还需要侍从“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但跳起胡旋舞却是“疾如风”^[6]。敦煌莫高窟220窟(初唐),有学者研究其北壁中央四个舞伎以及南壁的两个舞伎均为跳胡旋舞的舞姿,北壁中央第一对舞伎所着服装完全相同。左侧舞伎背向观众,左腿立于圆毯之上,右腿弯曲抬起,左手举过头顶,右手弯



古代辽宁地区行政建置的特点管窥

□ 渤海大学历史系 肖忠纯

综合考察历代辽宁地区的行政机构设置,可以看出具有一些独特的区域特点。在行政管理人员的民族构成、行政层级划分、行政职能分配、行政区的地域划分和民众统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地区特色,同时由于政治状况和民族关系的复杂,使古代辽宁地区的行政建置具有明显的断代性,从而可以划分出几个不同的阶段。

一、政区层级划分以三级制为主

从一级行政区名称来看,古代辽宁在唐朝以前可以说是州郡制度,唐朝到金朝是道路制度,元朝以后是行省制度,这与历代中央王朝的行政设置是一致的。但在行政区划的层级划分上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历代辽宁行政区划变化情况表

朝代	一级区	二级区	三级区	四级区	层级
燕、秦	郡	县			二级制
汉、魏、晋	州	郡(国)		县	三级制
南北朝	州	郡	县		三级制
隋朝	州(郡)	县			二级制
唐朝	道(藩镇)	都护府(都督府)	州	县	四级制*
辽朝	道	府	州	县	四级制
金朝	路	府	州	县	四级制
元朝	行省	路	府、州	县	四级制
明朝	布政司(省)	卫	府、州	县	四级制*
清朝	将军(府尹)	府(直隶州、厅)	县(散州、厅)		三级制
民国	省	府(州、厅)	县		三级制

表中带“*”号的表示与当时全国一般行政区划层级划分不同。唐朝全国普遍实行道(藩镇)一州、府一县三级制,在东北却为四级制,一级区是河北道和平卢节度使,二级区有安东都护府和营州都督府,三级区有各羁縻府州,有的州下设县为四级区,如营州都督府所辖燕州领辽西、泸河、怀远三县。明朝时全国普遍实行布政司(省)一府(州)一县

三级制,而在辽宁则实行山东行省下辖各卫的二级民政管理体制。另外,元朝虽实行四级制,但由于大多数府州的属县废弃,实际上主要实行三级制。这些都是古代辽宁政区划分的特殊性表现。从战国建立正规的行政区划开始,一直到民国时期,约有1100多年实行三级制。总之,辽宁地区历代的行政层级划分基本符合当时的人口数量、民族分布和经济发展等状况,只是在唐朝、辽朝、元朝时期实行四级体制,层级较多,略显混乱。

二、行政建置具有少数民族特色

首先,辽宁地区的行政建置多数时间是少数民族统治者设置的。据文献记载,夏商以来至战国以前,东夷诸族和山戎、东胡、秽貊等族是生活在辽宁大地上的主要居民,大部分处于部落组织管理之下,有的民族首领(如山戎、东胡)被称为王。东晋以后,辽西为慕容鲜卑的三燕政权,辽东为高句丽政权。高句丽政权一直存在到唐高宗时期,唐朝末年辽东部分地区又成为渤海国的辖域。辽金元时期分别为契丹、女真、蒙古政权,清朝为满洲政权统治。这些民族的行政建置虽大多采用汉族的建制结构,但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胡汉分治和军、政分离等。

其次,古代辽宁地区一直为多民族聚居区,即使是汉族统治时期,也存在一些少数民族的行政建置。如东汉时期乌桓的部落组织和东汉政府为之设立的辽东属国,唐朝时期辽宁地区大部分是安东都护府下辖的高丽府州以及营州都督府下辖的契丹、奚等羁縻府州。明朝在辽东边墙之外为蒙古兀良哈三卫和女真的建州三卫等。这些行政建置在政治管理、经济活动等各方面都具有独立性,不同于中央王朝。

三、行政机构设置实行胡汉分治政策

东汉以来辽宁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历代大多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东汉设立辽东属国,并且重设护乌桓校尉管辖乌桓各部落组织。唐朝采用羁縻府州形式管理高丽、契丹等民族。辽朝形成了一套“因俗而治”的行政建置,即原则上对契丹人和奚人等游牧民族地区实行部族制,对汉人和渤海人地区实行州县制。金朝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与辽朝相似,对于广大汉人和渤海人实行州县制,对女真和部分契丹人、奚人等实行猛安谋克制。明朝边墙之内为汉人各卫,边墙之外为蒙古和女真各卫,属于羁縻性质,虽都称为卫,但管理不同。清代旗民事务归盛京

曲下垂;右侧舞伎则头微向右转,右腿着地,左腿抬起,左手弯曲向下,右手高举。画师似是将同一舞伎的两个连续的胡旋舞旋转动作绘于壁画之上,给人以正在飞速旋转的强烈感受,正是“左旋右转不知疲”,“四座安能分背面”的场景。第二对舞伎面向东侧,展臂旋转,所着长巾、佩饰卷扬飘绕,动感极强,似乎也是同一舞伎两个连续旋转动作的绘制。这种手执长巾,急身旋转的胡旋舞形象亦见于其他洞窟,如332窟(初唐)、334窟(初唐)、331窟(初唐)、335窟(初唐)、341窟(初唐)、129窟(盛唐)、180窟(盛唐)、215窟(盛唐)、194窟(盛唐)、197窟(中唐)等^[5]。

6.胡旋舞之伴奏。“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胡旋舞节奏或急或缓、忽动忽静,舞姿轻盈富有变化,动作矫健活泼,所以表演时离不开节奏感较强的乐器予以伴奏。

“心应弦,手应鼓。”可见,胡旋舞的伴奏乐器主要是打击类乐器——鼓。《旧唐书·音乐志》载:“康国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铜钹,皆二。”《通典·乐六》谓胡旋舞“乐用笛鼓二、正鼓一、小鼓一、合鼓一、铜钹二。”除笛之外,正鼓、小鼓、合鼓属皮革类打击乐器,铜钹为金属类打击乐器,由打击类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大多节奏欢快。音调活泼,氛围热烈,符合胡旋舞表演时在腾挪跳跃的同时和节应拍、踏节而动。

7.胡旋舞之舞伎。元稹《胡旋女》诗中的“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主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各国入贡胡旋舞伎皆是女子,胡旋舞应属女子所跳之健舞,但男子也可跳胡旋舞,前述安禄山、武延秀便是此中能手,此二人跳胡旋舞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功利性,或许是为了取悦于唐玄宗、安乐公主刻意而为之,于敦煌莫高窟壁画所见胡旋舞舞伎均是女

子。而流行于唐代的另一种胡舞——胡腾舞,则应属于男子所跳之健舞,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云:“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李端《胡腾儿》诗云:“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在西安东郊唐苏思勰墓中,有一幅乐舞壁画,站在中间地毯上舞蹈的是一个深目高鼻,满脸胡须的胡人。头包白巾,身穿长袖衫,腰系黑带,脚穿黄靴。两旁是九个乐工,和两个歌者担任伴奏伴唱。舞者高提右足,左手举至头上,像是一个跳起后落地的舞姿,很像唐诗中描写的《胡腾舞》^[6]。

参考文献:

- [1]刘昉.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
- [2]王钦若.册府元龟[M].中华书局,1960.
- [3]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 [4]韩志刚.宁夏盐池唐墓石刻所反映的胡旋舞[J].文博,1994(3).
- [5]吴曼英,李才秀,刘恩伯.敦煌舞姿[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 [6]王克芬.中国舞蹈史——隋唐五代部分[M].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